

古代“男扮女装”琐谈

陶 易

在我国古代的文献及传说中，“女扮男装”的传奇故事脍炙人口：花木兰代父从军，谢小娥佣保复仇，黄崇嘏赋诗辞婚，以及韩氏女、李杰妹驰骋疆场，孟丽君、冯素贞夺魁科场等佳话广为流传。而我们再考稽历代文献，可以发现也存在许多“男扮女装”的现象。然而两相比较后我们却发现，在“女扮男装”的故事中，主人公大多为动机纯正、行为端谨、可歌可泣的巾帼女杰；而归纳“男扮女装”的事例，除戏曲表演中的“男旦”之外，当事者却多属于动机不轨、举止怪诞、心理扭曲的可鄙可悯之人。我们不妨从历代文献中钩稽若干实例，考察这一现象的不同类型及其背后所折射出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。

在我国古代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里，女扮男装的行为是对男尊女卑的世俗观念的一种挑战，是不得已而为之的。在一般人看来，生身为男乃是一种幸运与骄傲，《列子·天瑞》中所称荣启期的“人生三乐”，生身为男就是其中的第二乐。那么在以男为贵的古代社会里，一名男子偏偏要放弃尊贵的性别身份，装扮成女性，妖冶妇饰，这其中如果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或患有异服癖的话，就一定怀有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了。

考察古代男扮女装的现象，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类情况。

第一类属于宫廷内的龌龊勾当。古代一些作风腐化、心理怪异的君主往往宠爱男色，有“龙阳”之癖。文献记载中有名的男嬖如齐桓公时的易牙，晋献公时的优施，战国魏侯的龙阳君，汉高祖时的籍孺，惠帝时的閼孺，文帝时的邓通，武帝时的韩嫣等。但这些男宠们只是容貌姣好，善作媚态，基本还是男子装束；而到了汉哀帝时的董贤，便不顾羞耻地女装取媚了。《汉书·佞幸传》记载：董贤字圣卿，为人美丽自喜，哀帝悦其仪貌，宠爱日甚，出则参乘，入御左右，“贤亦性柔和便辟，媚以自固”。有一次哀帝与董贤同床昼寝，董贤的身躯压住了哀帝的衣袖，

哀帝起床时生怕惊醒了熟睡的董贤，使用刀割断了自己的袍袖。自此“断袖”便成了古代同性恋的代名词。又据王嘉《拾遗记》卷六说：“哀帝尚淫奢，多进谄佞。幸爱之臣，竞以装饰妖丽，巧言取容。董贤以雾绡单衣，飘若蝉翼。帝入宴息之房，命筵卿（按齐治平校注本曰：毛校作“圣卿”，近是）易轻衣小袖，不用奢带修裙，故使宛转便易也。宫人皆效其断袖。”钱钟书先生在《管锥编》第二册（《太平广记》第160则）中对董贤身着“轻衣小袖”的说明是：“则亦谓妇服尔。”的确，“雾绡单衣，飘若蝉翼”，非女装而何？

在古代的宫廷之中，不仅帝王妃嫔众多，兼宠男嬖，生活糜烂不堪，就连后妃公主也深受淫靡之风的影响，各类丑闻史不绝书。刘宋时山阴公主置“面首”三十人以及武则天后宫淫乱的史实是众所周知的。另据《西京杂记》卷二记载：汉成帝时皇后赵飞燕因无子，便借祈祷之名，在宫中别开一室，闲人不得进入，偷偷用一种带帷幕的辎车载轻薄少年，着女子服，进入后宫密室与赵飞燕通淫。每天女装入宫的青年男子有十几人，轮番替代，无时休息，然最终赵皇后还是没能生出皇子来。又据《晋书·后妃传》所载，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身矮而丑黑，性情酷虐嫉妒，生活荒淫放恣。她常使老宫女外出物色少年男子，用帷车密载入宫与之通淫。这些男子事后大都被处死，只有一个贾后特别喜爱的洛阳小吏得以全活。只是这些男子入宫时常以簏箱盛载，是否着女装以掩人耳目，《晋书》并未明言。例以赵飞燕

和金代定哥之事，料想亦当如此吧。

金代的海陵王是历史上有名的荒淫之君，他常强占臣下妻女为妃嫔，其贵妃定哥就是他强行霸占的节度使乌带之妻。后来海陵王嬖宠渐多，定哥复遭冷遇，于是不甘寂寞的定哥便暗地里引旧情人乞儿入宫。她先以大竹箱装裹衣骗过守宫阍者，然后偷载乞儿进宫，让他穿上妇人衣服，冒充宫女，每天朝入暮出，一连十余日。最后因人告发而事败，定哥与乞儿皆被诛杀。这是《金史·后妃传》所记载的后宫丑闻之一。

第二类则属于民间的诈骗行径，即青年男子自幼女装，以教习女工针黹为幌子，出入民家闺阁，趁机骗奸良家妇女。此类案例明代史料中记载较多，可能与当时的社会风习有关。如谢肇淛《五杂俎》卷八记载：“国朝成化间，太原府石州人桑冲自幼缠足，习女工，作寡妇装，游行平阳、真定、顺德、济南等四十五州县。凡人家有好女子，即以教女工为名，密处诱戏，与之奸淫。有不从者，即以迷药喷其身，念咒语使不得动，如是数夕，辄移他处，故久而不败，闻男子声辄奔避。如是十余年，奸室女以数百。”后来桑冲的行径败露，被擒送官，他供出了同党十几人，而且都是同一师傅教出来的。最后，这个分散流动作案的犯罪团伙被全部正法了，但该案所反映的行骗手段令人惊异，前所未闻，后世亦不多见。它一方面反映了明代的社会治安存在严重隐患，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明代民间的享乐奢靡风气。后来冯梦龙在其话本小说《刘小官雌雄兄弟》中，还将此

案例改写为入话部分，可见这在明代是一件十分轰动且影响深远的社会新闻。

在明人陆容的《菽园杂记》卷七中，除了有与桑柩案件同类的事例之外，还记载了当时的多种骗婚现象：有以丑女调换美貌者，有以出嫁为名裹挟男家财物逃走者，“又有幼男诈为女子，敷粉缠足，其态逼真。过门时，承其不意，即逸去”者。其中“裹挟男家财物”是至今仍然存在的诈骗现象，明代名曰“挈秧儿”，今天称为“放鸽子”，只是新娘都是女骗子（也有被人贩子所迫者）。至于男扮女装的骗婚案件，在今日则基本不复存在了。

第三类可视为古代男嬖的流风。在我国历史的某些时期，社会上曾出现过女装打扮的某一类男子群体，这其实是此类人畸形生存状态或病态审美心理的反映，如《荀子·非相篇》中指出的“今世俗之乱民，乡曲之儇子，莫不美丽姚冶，奇衣妇饰，血气态度，拟于女子”。虽然这种妖冶的装束也一度引得女性的追捧，但最终还是遭到了社会大众的鄙弃，并受到了刑法的制裁。此外，古代国君宠幸男嬖，多蓄倡优的风气到后世也逐渐波及民间。据宋代周密的《癸辛杂识后集》“禁男娼”条所载：“闻东都（笔者按：此指北宋）盛时，无赖男子亦用此以图衣食。政和中，始立法告捕，男子为娼者杖一百，赏（疑应作“罚”）钱五十贯。吴俗此风尤盛，新门外乃其巢穴。皆傅脂粉，盛装饰，善针指，呼谓亦如妇人，以之求食……凡官府有不男之讼，则呼使验之。败坏风俗，莫甚于此。”虽然这种伤风败俗的现象自古便遭到社会舆论的指斥

或是官方的取缔，但却禁而不止，一直蔓延到明清时期。当时的文献及小说中还时常出现青衣、娈童一类人，他们虽然未必女装，但这既是古来男嬖恶俗的流毒，也是封建末世腐败世风的折射。

与上述情形类似的还有魏晋时代的男子女装。当时的贵族男子往往追求一种女性化的美，他们日常不仅面敷粉黛，腰佩香囊，行步顾影自怜，而且有人还爱着女装。这在今天被称为“异服癖”，是一种性心理障碍，但在魏晋时期则被某些人视为时尚。如《世说新语》中形容男性美常用“玉人”、“玉山”、“玉树临风”等词汇。还有大名士何晏，他“美姿仪，面至白”，平日里“动静粉白不去手”（《三国志》裴注引《魏略》），而且还“好服妇人之服”（《宋书·五行志一》）。这种病态畸形的柔弱之美，自然也反映出一种缺乏阳刚之气的时代风尚。

第四类属于我国戏曲表演中的“男旦”艺术。中国戏曲史上早期的演员大多为男性，如先秦时代的优孟、优旃，两汉百戏中的倡优，直到唐代宫廷的黄幡绰、张野狐等。不过发展到唐代，宫廷和民间都盛行歌舞戏和参军戏，这时的演员既有男亦有女，既可女饰男，也可男扮女。但由于心理因素，人们对其中男优扮女的表演还是颇存非议的，例如韩愈在《辞唱歌》中，先是对身材曼妙的女伶的歌唱倍加赞扬，然后对男优的歌唱予以嘲讽：“岂有长直夫，喉中声雌雌。君心岂无耻？君岂是女儿？”这里所苛责的显然是男优扮女的表演。元明时代，戏曲舞台上涌现出一批

批优秀的坤旦，然男旦艺术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，至清代，男伶逐渐占据旦行的主流。清人李斗在《扬州画舫录》中就记载了众多的男旦演员，其表演艺术已达到了较高水准。同书卷九还说：“扬州花鼓，扮昭君、渔婆之类，皆男子为之。”其后再发展到近代的戏曲舞台，无论是昆曲剧社还是花部戏班中，都不乏男旦的表演。尤其是经过几代京剧艺人的努力，男优表演已逐渐升华为一种高雅的“男旦”艺术，而且名伶辈出，为国粹添光彩、传佳话了。需要说明的是，历代男伶的女装表演属于一种舞台艺术，与其他类型的男扮女装本质上决然不同。而且男旦的女装仅限于舞台或艺术照，日常生活中他们仍是男性装束。

第五种情形则是作为军事行动的掩护，男扮女装用于麻痹敌军，属于一种谋略。例如《旧唐书·李密传》记载，当李密反叛唐高祖时，王伯当效忠于李密，“乃简骁勇数十人，著妇人衣，戴翟髻一种四圈有幔的帽子，也称“帷帽”，可以挡风遮面，北朝及唐代妇女出门时常戴之），藏刀裙下，诈为妻妾，自率之入桃林县舍。须臾，变服突出，因据县城”。再如《旧唐书·丘和传》记载，在隋末的战乱中，汉王杨谅举兵谋叛，当时丘和奉命守蒲州（今山西永济）。杨谅知道丘和善弓马，得人心，要夺蒲州只能智取，于是让手下的兵士都穿上妇女服装，头戴翟髻，出其不意地掩杀到城中，攻占了蒲州。由于女性历来与打仗厮杀关系疏远，不易引起敌方的注意，往往能发挥出奇制胜的偷袭效果，所

以被王伯当、杨谅等人一再加以利用。

此外，在古代还有一些男扮女装的实例，或是为躲避灾祸，或是因遭受羞辱，总之多属于被动的行为，不得已而为之。如《旧唐书·高宗中宗诸子传》记载，高宗的长子李忠，最初被立为皇太子，后因武则天得宠，李忠被废为梁王，改立武后之子李弘为太子，“忠年渐长大，常恐不自安，或私衣妇人之服，以备刺客”。尽管他谨小慎微，忧虑重重，后来还是难逃遭流放、被赐死的厄运。

自古男女各有常服，不容相互淆乱。假若一位堂堂的须眉男儿衣妇人之服，作女儿之态，是要招致众人的鄙弃，甚或被视为“人妖”，看做不祥之兆的。如《宋书·五行志一》在提到何晏好服妇人之服时，就引傅玄的话说：“此服妖也。”并将女着男装和男衣妇服同加贬斥：“末嬉（夏桀之后，好衣男装）冠男子之冠，桀亡天下；何晏服妇人之服，亦亡其家。其咎均也。”正是基于这种观念，古人往往借用女人服饰对懦弱的男性加以嘲讽羞辱。如据《晋书·宣帝纪》载，当司马懿与诸葛亮在五丈原两军对垒时，诸葛亮欲求速战速决，但司马懿却奉命以逸待劳，静观其变。诸葛亮多次挑战，司马懿就是不出战，于是诸葛亮命人给司马懿送去妇人衣饰，意在羞辱他胆小懦弱。要不是魏帝有令不准出战，诸葛亮的激将法就能得逞。在《北齐书·元韶传》中，还记载了齐文宣帝高洋残害元魏宗室的暴行。元韶是魏室宗裔，为人性温顺而自谦退，高洋就让人给他剃去胡须，敷以粉黛，穿上女子的衣服跟在自己

身后，并对人说：“这是我的嫔妃。”把元韶当成妇女加以羞辱嘲讽。一个亡国的宗臣在新朝暴君身边讨生活，其人格尊严任人践踏，实在是可悲可悯。

一般来说，古人多是给对方送妇人服饰，或是让对方穿戴女装以示羞辱。但也有恶作剧者，自己身着女装，扭捏作态地戏弄他人。如《唐摭言》卷三就记载了这样一出闹剧：晚唐乾符四年（877年），举子温定屡试不第，忧愤世风浮薄，便在中第者举行庆祝活动之际，头戴金翠之饰，身着妇人之服，以巾蒙头，乘坐小轿，带

领一群与自己打扮一样的侍婢，来到长安城东南的曲江池畔。当新科进士们乘舟游乐之时，忽见岸边柳荫下徘徊着众多佳丽，于是移舟近岸，注目调笑。正当兴致方浓之际，温定命人掀开轿帘，自己提起罗裙，露出长满毛的小腿。众人看后纷纷以袖掩面，顿觉大煞风景，急忙调转船头而去。这真如一场令人捧腹的喜剧小品，透过它，折射出的正是晚唐科场的世态人情。

作者单位：皖西学院中文系

文史知识

内容涵盖古代文化各个方面 作者荟萃一流文史专家

《文史知识》月刊 邮发代号：2-271

每月1日出版 定价：6.00元 全年：72.00元

2009年第5期要目

- “五四”是一道分水岭 李洪岩
- “五四”运动与新文化系统的建构
——纪念“五四”运动九十周年 郑海麟
- “五四”前后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早期话剧 李 静
- 落花消息费传递 张宏生
- 读江湜《南台酒家题壁》诗 过常宝
- 杞国寻踪 孟世凯
- 说说敦煌写本S.6557中的“鬢局” [日]石立善
- 曾朴与法国文化的世界 马晓冬
- 一代词宗与一代词的综合
——民国四大词人之一：夏承焘（一）..... 施议对
- 守望传统节俗的精神家园
——谈有关蛋的文化习俗 姚伟钧 郑玉东
- 不废江河万古流
——隋代杰出科学家宇文恺 师海军
- 无往而不在的面子问题 张国风
- 太原的异名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 辛德勇
- 尹志平与北京道教 傅凤英

2009年第6期要目

- 丝绸之路史二题 杨 铨
- 谈谈佛教与山水 郝润华 杨旭东
- 李贺《将进酒》解析 过常宝
- 《醉醒石》等白话小说的艺术特色和版本源流 周楞伽
- 大辽故都行 宋德金
- 汉画像中的车 李春阳
- 南阳汉画像石艺术对南北朝雕塑的影响 逮爱英 柳玉东
- 金代传奇诗人——施宜生 牛贵琥
- 从《汉书》作者班氏家族的匈奴血统谈起 [加]陈三平
- 来新夏先生古稀“变法”录 宁宗一
- 最早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术团体
——敦煌经籍辑存会 孙玉蓉
- 最新考古发现：南阳楚彭氏家族墓 乔保童
- 北京故宫展陈痕都斯坦玉器赏析 马力伟

国内统一刊号：CN11-1358/k 国际代号：M627 国际标准刊号：ISSN 1002-9869 主办：中华书局
地址：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邮编：100073 电话：(010)63458229 63397473 网址：www.zhbc.com.cn
E-mail:wszs@263.net.cn 国内发行：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外发行：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(北京399信箱)